

個患着痢疾的比丘住處，當他知道了這病比丘被大家所遺棄，就自己動手替他洗滌，照應了這病比丘之後，告誡着諸比丘說：「比丘們！你們沒有父母在旁邊，如果你們不彼此照應，還有誰來照應你們呢？你們平日是怎樣的照應我，也應該這樣的照應病者！」

他是這樣的建立起這個兄弟般的團體，彼此間的忠實友愛，超過了一般的血統關係，超過了一般社團關係，泯滅了那時最嚴厲的階級觀念。

男居士們在喬達麻早期的門徒裡，地位是很特出的，有很多的教示是針對着他們說的。他們被教訓着要以好的行為代替祭祀和儀式。良好的男居士應當孝順父母，愛護妻子，忠信於友朋間，公平正直於主僕間。一般的道德需要培育，並不是因為神的命令，也不是因為習慣的驅使，而是為了自己和大家的幸福。這樣的，喬達麻將真誠倫理的信條，代替了缺欠的習慣性的法令。

歷史上的佛陀在八十歲時去世，遺留給他的悲痛門徒們一個堅固的修道團體和那四十五年來所說的教示。對於一般的人他留下了骨灰（舍利），成了普遍的恭敬對象。喬達麻在他那個時候，並不以為恭敬崇拜遺物是違背了他的教示，因為他只想怎樣的去改進民間的宗教，而並不要去破壞

導言

一

一人論

古語有云：「治極思亂，亂極思治」。徵諸中外史乘，古今治亂，無不如是。譬如方其在太平之時，人民安樂，閭閻不驚。所謂：「擊井而飲，躬耕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正圖及時行樂，何問國家大事。便足說明其生活之優裕，環境之安定矣。庸詎知其靜極思動之下，竟自妄惑引入迷途，投石沖破水底，只須有一人妖言惑眾，揭竿而起，亦便足掀起浪潮，造成兵燹。此為佛說人之自業與共業，兩相激盪，始成大亂，所謂「定業不可轉」，其此之謂歟？然而自此以後，兵連禍結，災殃疊至，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始又欲天生一聖人，有墨翟之兼愛，無楊朱之為我；其法亦須如八正道之嚴格，七覺支之縝密。若一言以蔽之，即非重興佛教，提撕僧侶，便無法以挽狂瀾於既倒，作中流之砥柱。此證諸近年來佛教之勃興，中外同然，無遠弗屆，便知人心之趨向矣。顧無如又因其法甚多，於理尤深。苟非有真正之聰明，實無法以觀其門徑。如胡適尚說：「在中國方面，賴有古代思想的抵抗力，這種煩瑣的分析，同中國人的頭腦不能相容。且中國的文字，也不配玩這種分析牛毛的把戲。故在五世紀以下的

牠。喬達麻的遺囑，從他以前會送走六十個門徒時所說的一段話裡表示得最透澈。

「去吧！比丘們，在前進的旅途上，要處處施予援助，施予幸福，同情這個世界，同情人類與一切有情。你們各自分途前進，將教理傳佈出去，使他們的生活充實美滿。許許多多的有情本質上並不惡劣，他們的缺欠正是因為沒有聽到教理，但是他們一定是能理會的。」

（本文係一九五七年加拿大 Toronto 大學亞洲文化系講師李查特魯濱遜法師在加拿大廣播電臺演講詞。）

譯者按：我以為這篇原稿平實真誠，予人的感動遠超過崇功頌德式的讚嘆文章，是一篇適合於現代知識界的好報導，偉大可敬的佛陀，在這篇文章裡是平實近人，和霽可親，然而無損於他的偉大，他的事蹟是真實的，他的成就就是無法比擬的，而他的影響所及，又似乎不是時間和空間所能限制的呢！這是一篇真實的文章，我向他致敬，譯來總覺得沒有完全表達原文的全意，我不但應當表示歉意，也深深的覺得難過。

四七年佛誕節前於新竹

惟悟

禪學，其趨勢便越變越簡單，直到呵佛罵祖而後止！中間雖有玄奘窺基的大寶氣力，而中國思想終走不上唯識的煩瑣哲學上去。此為胡博士之現身說法，其意是說：佛教之科學，較諸西洋尤為嚴密。我尚不敢問津，只好亂說一點皮毛，假充內行。然則人將奈何，豈可因其難學，便罵迷信？是誠所謂不打自招矣！故在今日若欲弘法度生，輔政護國。似非方便而大方便，善巧而極善巧，便不足自覺覺人，福利人群，有功於世。用特不揣謏陋，分述如次：

二 理入

夫佛教在六朝與隋唐之際，諸家爭鳴，非常發達。致令講經不說正文，只重玄談；所謂天華亂墜，岩石點頭，便可以見一斑。然而亦因其只知講解，不欲薰修，所謂說食不飽，數寶猶貧，亦為事實。此達摩於東來之後，見此流弊，深為惋惜！乃欲人於一門深入，勤苦用功，始能得道。譬如貓兒捕鼠，心不外馳，死囚念佛，意恒專注；非至排除雜念執著，凝神入定，勤破生死，必難有成。此其所以倡言不立語言文字，單提直指，明心見性，不假外緣，便可解決生死問題；又何勞人向故紙堆中鑽研，長年

累月，勞人草草，尙虞難悟。且其所謂教外別傳，除卻律行二入以外，說法不多，全在自悟。真如所謂：「老僧無一法與人」，亦自不虛。茲所謂理入者，是言衆生與佛，毫無差別。只因妄想塵勞爲障，始分迷悟。方有生與涅槃之殊。今若兀坐不動，息心內觀，便見清淨本然，歇即菩提，自必豁然大悟，便可與佛無異。如道宣曰：「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捨僞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爲，名理入也」。若說一句笑話，假使今之軍閥政客，土豪劣紳等。倘能如達摩所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即便必收起妄想，明悟自心，徹見本性，雖不必放下屠刀，亦不敢禍國殃民；又何況說什麼唯物主義，革命思想，豈尙能動其心哉？故若愁佛法如恒河沙數，算之不清，悟之甚難，人生幾何，豈可窮究？則便不妨僅以此理而入，再復從理起行；簡單而又簡單，方便而真方便；雖不成佛，亦可直趨十地，頓悟無生。尙何患如孔子所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也。

三 行 入

其所謂行入者，亦以既悟得此理，心境豁然，得大解脫。便不肯息影林泉，聊作自了；混跡聲色，只圖取樂。所謂不爲君子，便做小人，亦如近代所謂已入虎穴人之所爲也！由是自發大菩提之心，常立宏誓之願。如四宏誓願所謂：「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堅忍不拔，有志必成，以此身心，奉獻塵刹。如華嚴經曰：「初發心時，即成正覺」。又曰：「不爲一己求安樂，但願衆生能脫苦」。誠如發菩提心論云：「若人求佛慧，通達菩提心，父母所生身，速證大覺位」。此佛教之法，雖千差萬別，不可勝數，窮年難盡。然而實亦不過離分三學，全在一心。又曰：「理雖頓悟，事應漸修」。所謂從信生解，由行得證；從來便無天生彌勒，現成釋迦，不由修行，亦可成佛。譬如胡適所著之禪宗史，常讚頓悟，痛詆漸教。以爲一悟之後，便可廢棄經論，取消行持，不必學佛，亦可成道。此真如門外人說門內事，雖然亦頗動聽，卻被大方所笑！此古人謂：「執文害義，三世佛冤」。又曰：「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故達摩之來斯土，雖云但悟自心，不立文字；而此所謂二入，猶有理行，實亦未嘗全廢經教。且其所說之理行，甚合佛心，不失方便；以其若不如是，如何可得涅槃？此古德謂：「無菩提心，三歸五戒亦不成就，以不知佛法根本故」。何能照本宣科，依教奉行？故達摩之行入，亦本斯意，必須分爲一報怨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者。即以其苟非如此而行，便必心境不暢，修行多梗。學佛之人，豈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亦可自稱百福莊嚴，萬德具足也。

1. 報 怨

茲所謂報怨行者，顧名思義，便知有人已經持佛禁戒，廣修諸行，不傷一物，無害於人。照理實應萬事如意，百苦悉除。所謂：「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諸神呵護，衆冤盡退。而何以作善反得惡報，行事常遇逆境，豈如所謂：「好心不得好報」？未免令人灰心。譬如孔子亦常有顏回短命之歎，伯牛染疾之悲，深嘆天道無知，善惡報應不明。如論語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又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反覆悲嘆，真是莫名其妙，傷感不已。此孔子不明三世因果，只知一生報應；既未聞業感緣起，亦不知報怨之行。如佛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是以佛尙有九惱之報，人豈無三災之苦？此行者於辦道之時，若遇種種逆緣，苦不可言，實難堪忍。當知此爲宿昔業障，實應償報，無可迴避。自應攝心靜慮，逆來順受，不動於心，其苦自息，其報亦償。如道宣曰：「初，報怨行者，修行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對。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是知苦而能忍，是名報怨。從此重報變輕，遠報變近，舊債已清，自可無累。故在修行之際，受苦尙認爲報怨，行道必自然精進；既不怨天，亦不尤人。凡事皆作此想，便可解除無數煩惱，自能求得有餘涅槃。所謂火中生蓮，實爲希有，又何患其道之不成也。

2. 隨 緣

其所謂隨緣行者，是言人之一生，順逆境界頻換，苦樂領受叠易。苟不有大定力，便必隨風而轉，不能自主，道何由成？譬如學佛之人，頗不一律，原有二種：其中一爲富貴之人出身，生平養尊處優，呼奴使婢，所謂日食珍饈之味，夜眠褥檀之牀；尙說腰酸背痛，精疲力竭。今奈何令其坐於蒲團之上，作苦行之事，所謂上山砍柴，下河挑水，隨衆服務，鎮日坐禪。雖然亦是佛法，未免深違人性。所以少年出家，中途還俗，尙未成佛，已先退墮，殊覺可嘆！二爲貧賤之人發心，生來固可忍饑耐寒，亦能出力做工，所謂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本已養成習慣，自可荷擔家業。然而最怕是愚化爲智，窮極成富，一旦腰纏萬貫，將必神志昏昏。所謂：「一出家如初，成佛有餘」。一朝退轉，萬事成空，亦覺可憐！此古人謂：「貧賤困人，富貴溺人」。佛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若直言之，便須隨緣而不變也。如道宣又曰：「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華等事，夙昔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逆順風靜，冥順於法也」。是知古人嘗曰：「老僧自有安心法，八苦交煎總不妨」。又曰：「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即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事，皆爲對待之法，全由心變，何有於實？如佛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倘不動念，隨緣度日，便無苦樂，又何

有於順逆之可言哉？故行者若能以此為禪觀，便必苦樂悉捨，順逆皆可，是為隨緣行也。

3. 無 求

又其所謂無所求行者，良以人生在世，既為報怨隨緣，亦必真空無我。雖云衆生皆有情感與思想，坐此不生諸天，便墮於地，歸根結果，實無所得，長淪苦海，永難度脫。然若能明四大不實，五蘊皆空，此身尚然是假，虛名自必無用；又何況妻室兒女，朋友眷屬，皆為孽緣，離合無常。所以今日尚見互相談笑，其樂無窮；明朝便必彼此死亡，於心難安！此古人謂：「死別已吞聲，生離長惻惻」。佛說愛別離苦，已較其他諸苦為甚；又何況尚有所謂求不得苦，五陰盛苦等，尤為痛徹骨髓，最為難忍！是知與其談情說愛，種下孽因，招來此苦。則何如立志無求，斬斷惡果，無為是佳，此其一也。又若讀書原為利祿，修行猶存貪念，前者固屬愚癡，後者亦難解脫。所以者何？蓋世事原如夢境，佛教亦是空門。倘真出將入相，可以不死長生；念經拜懺，亦能成佛作祖。則神仙皆是將相所成，佛陀亦為凡愚所造，試問天下寧有此理？此其二也。故若欲為官不犯貪污，學佛在求菩提，便當常存無所求心，修於三解脱門，自可無患，常得大樂。如道宣又曰：「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得而安？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是知世間一切痛苦之事，皆由人之貪心造成。如莊子曰：「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若在佛視之，皆為愚不可及，說名可慙！故無求便必無苦，處世始可得樂，學佛亦能成道，是即所謂「心空及第歸」也。

4. 稱 法

至如所謂稱法行者，原以佛說一切諸法，性自清淨，離諸垢穢，稱法而行，自可得道。如淨名經曰：「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觀此便知原本無我，何必愛惜此身？如犛牛愛尾，竟自不捨，忍受痛苦。又曰：「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於相，無所緣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讀此始知法亦無我，何須常恒執著？如世愚人，為法殉身。是知達摩所謂稱法之行，亦在掃蕩塵垢，還淨自心。如人在夢中所見之境界，說有不有，謂空非空。只可聊盡我心，權開水月道場，扮演夢中佛事，廣修六度，常作四攝；既不求功，亦必無罪，已離諸相，何有於執？是誠如淨名經曰：「在於生死，不為汚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非凡夫行，非賢聖行，

是菩薩行。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雖過魔行，而現降伏衆魔，是菩薩行。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雖攝一切衆生，而不愛著，是菩薩行。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殖衆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衆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凡此所引，可見佛法真是不泥於物，不執於法，既非消極，亦無迷信。苟能如此稱法而行，何事不辦？故其雖常安坐習定，被人誤解無益於世，不度於人；實即其心何嘗遠離人間，不亦如六祖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也。

四 結 論

總之，昔人有言：「佛說一切法，為治一切病，若無一切病，何有一切法」？是知佛所說法，皆為對治人之一切煩惱執著，生死重病。為其解粘去縛，反迷成悟。既度脫已，實亦無法可得，人我兩忘，佛法皆空。如金剛經曰：「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此達摩於初來之時，本携有一對革履，欲以有言說之教，啓彼下愚；無文字之宗，覺其上智。顧無奈此土之人，好逸惡勞，喜說少行；欲求知行合一，無處去覓，成爲鳳毛麟角，百世罕見！無已，始如道宣所謂：「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謙謙。如是方便，教令不著」。若要言之，此即所謂：「入道多途，要惟二種，謂理行也」。然而千載之後，此理與行，亦生流弊！非如兀坐不動，便是所說皆非，以言於自度度人，更成絕響！此佛法之不昌，原非其理其行不好，實在於僧於人有過。假使其徒能坐談起行，從掩關中走入市廛，不分佛法世法，有利便說，哲學科學，無害即用。則必不待彌勒下生，自可廣度含識。而若彼人亦慕滅修道，由水井裏爬上屋頂，罔問顯教密教，皆願研究，律宗禪宗，普欲自修。則將儼如菩薩再來，立即感化癡愚。是則若謂宗風尚自不振，佛教仍然受謗，將必決無此理。此孔子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世間如此，佛教亦然！又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尊，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此為專對世人而言，大可促其猛醒！故若欲求少聞而獲多益，破迷而顯正覺，養成正人君子，剷除邪師魔鬼。則達摩所留在中國之一隻革履，正可取來施行，廣度羣迷；以其直截了當，人人易學，甚為簡便。慎勿令其亦將此隻革履携歸，在此不留一物。則便真如暗室燈滅，苦海舟沉，雖欲誕登彼岸，亦苦無由，誠不能不令衆生悲也！

於印尼棉蘭市蘇島佛學社